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九僖公亦莊公子名申閔公庶兄母成風以惠王十八

年卽位凡僖之謚古書多作釐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補曰疏見閔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

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者閔公庶兄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補曰疏曰邢滅

衛已書入故沒其救次文烝案邢實未滅衛則雖欲救之已不及救疏皆非也次救例俱時不連上正月○撰異曰曹師板本左氏作曹伯誤唐石經亦作曹師說文品部引春秋傳次于曲北从品相連讀與聶同段玉裁以爲此左氏經傳之古文後人以救不言次據莊六年其同音易其字如築廩之改築廩救不言次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次非救也方停止也救赴急之意今非救而曰

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

錄其本意補曰迷申也成也如

秋成人之美杜預蘇轍以爲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是也

莊公次郎次成亦有救紀救鄆之叔孫豹次雍渝亦是不

能言次不言救不得遂其意也叔孫豹次雍渝亦是不

命故先言救爲通君命之是齊侯與稱其齊侯也用

辭又與此遂其意者異也

見其是齊侯也據經書齊師補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

也小國君將稱君卿將稱人不得稱師言師則是曹伯

也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補曰前言曹無命

大夫此言曹無師明小國無大夫又無師也小國無師

者國勢削弱雖本得有一軍之制而當時以爲不成軍

也楚之先及諸夷秋亦皆無師者兵衆雖盛而春秋野

之四年傳言楚無大夫明亦無師矣禮伯子男皆一軍

說見襄十一年

說宋公者從可知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

可言曹伯也

補曰此猶莊二十八年其不言齊侯何也

以其不足乎揚

不言齊侯也注本公羊非也公羊曰救

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公羊以邢已亡滅故謂之不及事非傳意也傳言不足稱揚者即指言次文言次非救故不足稱揚不謂其無及下城邢純為美辭此加非救之文而後遂其意明但愈於即成雍滄不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辟狄難夷儀邢地○撰異曰夷公羊

字皆訓陳陸渚所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發傳者見穀梁亦作陳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其地邢復見也若

宋人遷宿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

之功也

是向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列三國者美齊桓

是往之師實非改事何林所謂桓公宿留城之故當言遂言遂則不須重舉三師矣上以不足乎揚變爵稱此重舉則已揚之故得以美為義也春秋譏益城唯夷儀楚丘緣陵或遷或封理合得城昔齊去薄姑而遷臨

舊王命城之毛詩傳以為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是其類晉城杞亦是遷國城成周則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哀姜補曰莊公夫人杜預曰夷魯地注在上年傳范

遂遺之公羊以爲齊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補曰變於君也

齊人以歸補曰齊稱人者既諱之若其以喪歸則從卑者石經十行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

本移正秦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歸也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

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其以歸非以喪歸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微旨見矣

薨之也傳言則夷為齊地是歟楚人伐鄭補曰疏曰不以州言之者以楚雖荆蠻漸自通

何休云稱楚人者為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之使若中國穀梁無交婚之事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與傳亦

中國穀梁無交婚之事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與傳亦

中國穀梁無交婚之事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與傳亦

不同文舉州其說亦可存也楚皆以稱人為常不直以國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宋地補曰何

會公羊作打徐彥曰打字左氏作榿亦有作打字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補曰邾稱師以我之敗之舉

邾莒頓胡沈許皆有師惟徐狄吳以國舉稱言人楚言

之未知范意然不○撰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

內也補曰一本作偃公羊作纓小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麗魯地傳

不與之辭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莒無大夫

補曰麗左氏作鄆公羊作犁挐公羊一本作茹莒無大夫

下可知昭十四年又言曹莒之異其曰莒挐何也獲者非

不書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不與

之辭主善以內故不言獲據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

于狄不言獲以長狄補曰疏曰內不言獲乃是常例至於

長狄則異於餘宜書獲以表功而彼文略之由重傷故

也此注據以爲證者取不書獲之成文不謂義旨全合

文烝案注是疏非也說見敗賊傳下內不言獲惡公子

之給唐石經初刻有友字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挈

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補曰戰有甲屏左右而相

搏補曰屏除搏手搏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公子友處

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補曰武戲刀名見廣雅

力見頗公子友以殺之補曰明此獲乃殺也公然則何

氏家訓以殺之補曰大夫生死皆曰獲然則何

以惡乎給也據得曰棄師之道也而傳云二人相搏則

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

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

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補

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補

曰棄師之道者言潛刃相給將棄師不用也傳謂戰畢乃相博耳江熙之疑非也疏曰若季子無輕關之事經不應書獲以惡之經傳文符而江熙妄難范引其說非也○春秋記事不記言傳隨事釋其義事之本末皆所不論言之委悉更無從見而自此傳以後則稍稍詳矣公羊晚出掇拾較多左傳事言並記乃是史家之學初始之體劉知幾所謂左氏漢書二家後來祖述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

子貶之也

必二子子般聞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孔廣森

以爲至此復以小君事之故貶之於此著其罪兼惡臣

子文烝案貶不言姜猶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疏曰

言氏者見莊元年注夫人於齊桓非是姑姊卽是妹姪齊桓討得其罪疏而

遠之託言同姓文烝案疏說皆非也姑姊姪卽是同

姓無分親疏也傳引或說以爲爲齊桓諱非桓託言也

言討得其罪又非或說意也此於正說後別爲一說謂

義甚明姜本齊姓沒不官則爲諱矣上文齊殺哀姜傳



不論其是非如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但言桓公召而縊殺之而漢書鄒陽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般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謫以為過也鄒論季子事皆本公羊文則其論殺哀姜事亦必用公羊家舊說而如外威傳解光言春秋子齊桓何休言不阿親者乃皆後來說也鄭所引孔子語出論語法當作正之古文作正法之古文作金正上誤增遂成法字此訓正譌為經權謂齊桓專守正經不能行權譌以免其親是其過也蓋齊魯諸論語家說謂齊桓長於經而短於權晉文長於權而短於經與馬鄭注異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城此何休意也楚丘者何衛邑

也補曰重發傳者起下也衛都朝歌在河北楚國而曰

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據元年齊師宋師封衛也閔二

入衛遂滅補曰國於楚丘故言城邢國也封衛也閔二

衛傳言封衛以見上入為滅也衛與邢紀異衛已滅城

以封之邢紀未滅但遷而城之耳故傳與左傳皆止有  
封衛之文不言封邢紀與衛小不同公羊於邢紀亦言已滅  
紀言之其實邢紀與衛小不同公羊於邢紀亦言已滅  
亦以爲齊所封此桓諱所謂彌離其本事者矣國語言  
封邢管子言封邢紀呂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  
民春秋言立邢悉不可據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  
也楚室序云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以爲  
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衛必先徙居而後建城市建城  
市而後營宮室魯人後期以正月會城而後建城市建城  
文烝案劉說皆非也詩序雖兼言城市而詩但言作宮  
室卽或城與宮室並作無妨十二月始事正月以後畢  
功春秋豈必以始事書哉書城旣不獨指魯而謂營宮  
室必在遷後尤臆且固詩序必先言徙居者乃文勢之  
便劉氏善讀書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據元年邢遷于  
無容不知也書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據元年邢遷于  
不與齊侯專封也補曰前有人衛文言城又言遷則封  
述癸巳之命曰無有封其言城之者直言城專辭也補  
而不告雖告王猶爲專其言城之者直言城專辭也補  
此專字與專封之專異專辭猶言內辭諸侯共城之文  
若魯獨城然成陳傳曰內辭歸粟于蔡傳亦曰專辭所

以爲專辭者歸栗傳曰義通也李光地曰古之侯伯有  
存亡繼絕急病分災攘夷狄安諸夏之義脩而行之是  
天下之公利也春秋書諸侯事如內辭者四城楚丘戊  
陳戊鄭虎牢歸栗于蔡是也楚丘不城衛入於狄矣虎  
牢不成鄭入於楚矣成陳栗蔡皆公舉也故皆以公辭  
也文烝案穀梁言專辭內辭者謂其辭如此就使魯不  
在列亦得爲此辭以其是諸侯公義之舉春秋引而近  
之同諸內事故曰義通也專辭內辭公義之舉春秋引而  
但所從言之異耳晉城杞城成周扶危定傾故列序其  
人以著其美此則國已滅而城以封之其美尤大故從  
專辭例也邢固未滅而城邢之文上有所蒙無庸列序  
其列序則爲變文明較杞與成周彌美也城緣陵不劣  
於城杞城成周亦當列序而不序者與城故非天子不  
邢以盛衰相對其立文又與此相對也  
**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而衍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  
故不言遷衛補曰以專辭書城是通其仁不書衛遷是  
斷以義劉敞所謂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  
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得傳旨矣凡專辭皆爲義事故曰  
義通既謂之仁則義有未盡故曰以義而不與言各有

墨子義字  
皆作義从  
義古文義  
也王引之  
澤周得義  
點就

當也陸賈新語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  
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檢傳無此文當是後學者  
說傳此條之語漢書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二十篇穀梁  
章句三十三篇此類蓋出其中歟董仲舒曰春秋之所  
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已別矣  
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已別矣  
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  
在正我不在正人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  
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案董生訓義字  
甚精其外則管子云義者謂各處其宜鄭君周禮注云  
能斷時宜意同程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心國道謂上  
朱而言尤約也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心國道謂上  
語足上意也注解道字未盡其理荀子曰君子處仁以  
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  
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然則道者仁義禮之合故仁  
不勝道抑又論之此道蓋謂聖人之道而專封與否又  
非所計也夫義所不得與者專封也竊意當日周既衰  
矣衛既滅矣設以聖人而為齊桓亦不遇告王而封之  
亦必不聽其終滅而在齊桓則謂之專封在聖人則為  
道亦論其心而已矣孟子曰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  
三王之罪人也以搜伐為罪正猶以專封為非義然而  
湯伐葛文王伐崇伐密豈有桀紂之命哉又如伊尹放

大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此  
論心不論事之明文也傳以專封為非義又必曰仁不  
勝道而後其說乃盡孟子以搜伐為罪他日又必曰以  
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也小補之也而  
後其說乃盡以論語夫子之言求之管仲之力到今受  
賜言仁也管仲之器小哉言道也孫綽解器小曰功有  
餘而德不足是孟子德力之說小補之義也○愚於傳  
此句思之甚深夫君子德之惡惡也有所謂誅意者矣君  
子之善善也甚深夫君子德之惡惡也有所謂誅意者矣君  
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夫何以其志為哉桓公管仲之功  
著乎天下春秋方通其仁則夫聖人之道固所未暇論  
耳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張敬曰心之精微口不  
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程子易傳序亦曰予所  
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是故仁不勝道  
不可不察也讀管子之書質實而詳密伊管同稱亦宜  
矣而白孟子言之則慮夫王者之道之不行也讀墨子  
之書閱肆而深奇儒墨同稱亦宜矣而自  
孟子言之則懼夫孔子之道之不著也

#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

○撰異曰夏左氏作下陸潛曰據上陽下陽俱號邑都左氏為是文烝案漢為

大陽縣夏大同義江永言之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補曰下所虞無

師補曰疏曰小國無師傳三發之者並是小國不合言

言師者表其先晉以其日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

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其先晉何也先大不為主乎滅

夏陽也補曰虞主兵也凡小國兵序夏陽者虞虢之塞

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為塞邑補曰虢邑接虞者也

猶秦有潼關蜀有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補曰疏引徐邈

劍嶺皆國之門戶高誘戰國策注曰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補曰虞不

舉得也又曰拔也邑之不可滅必不反出兵助晉何得有晉獻公欲伐虢

主兵之文也五年傳曰虞虢之相救

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

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補曰乘四馬也

公羊曰垂棘之白璧何休曰玉以尙白為美凌廷堪曰

呂氏春秋曰以屈產之乘為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謂晉人聘虞行享禮時束帛所加之璧為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為屈產之乘也聘禮曰賓楊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閒猶代也晉地多馬故聘禮享庭實用皮而非此專為借道文烝案呂氏春秋不言聘禮說似是而非此專為借道非聘也聘享用璧而有庭實自是常禮又未有不受者下言小國所以事大國言幣重不便又言不借吾道不敢受吾幣其非享禮明矣借道之事依聘禮文但用束帛許而後受幣故下云然也伐虢必過虞故借道賈逵曰虞在晉南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

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

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

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廢而置之外廢也補曰

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虞公曰宮之奇存焉虞之賢

大必不使受之也受而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

達心而懷

懷弱

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

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

不言提其耳

恆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

杜預曰

則愚者不悟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必輕其言

補曰王引之曰之後二字衍文蓋後人增此中知以上

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補曰中知疏謂猶論

日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語中人也呂氏春秋

爵非公故苟息不曰虞公公羊則曰虞公貪而好寶矣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

案補曰此稱虞公者便文也

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

衛侯邢侯並稱即春秋譚子也公羊傳言譚公與齊侯

據國語史伯言鄆實子男之國也紀以子而進為侯而

杜預左傳後序引汲冢紀年紀公之獻即傳紀侯之獻

也然則小國之君通稱某公凡言虞公號公者皆同斯

例固非其爵為公亦不因春秋所書矣又國語管子言

晉公秦公燕公吳公晏子春秋言齊公魯公是凡諸侯

爵稱也

人



皆得遂受其幣而借之道補曰如上所述晉之滅夏陽

通稱未出兵與公羊同與左傳異杜氏虞實為之是虞主兵也據傳

後序引汲冢紀年正與左同似皆非宮之奇諫曰補

王念孫曰此諫字衍文蓋因上諫字而衍下云云者退

而私論也文烝案弗聽之後無妨復諫辱公一句左氏

公羊皆為諫語曰辱公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補曰范依

辭王說未是語曰辱公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補曰范依

左氏也公擊其妻子以奔曹補曰宮之奇再諫而奔左

羊以為記擊其妻子以奔曹補曰宮之奇再諫而奔左

不云奔何國語云適西山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

高誘戰國策注以為適秦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

補曰五年當依公羊為四年字之誤疏以為僖五年非

也左傳以為再借道而滅虢還師滅虞此以滅夏陽為

亡虢者或以後之滅虢實由此之滅夏陽或傳意此年

滅夏陽後旋即滅虢之都與公羊郭君在夏陽之意雖

異而與其言取郭則同皆與左傳異也水經注引紀年

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

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於虢都彼書雖出後人追脩

亦由滅虢之說當時相承故也經無滅虢文者重夏陽

故但舉滅夏陽為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

重舊史當備文矣

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補曰荀息戲言也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

伐虢者已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

之以罪虞公觀魏人之言知春秋此等之文其義著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補曰王夫之

家齊伐衛取毋丘即此○撰異曰公貫之盟不期而至羊作貫澤下九年傳曰貫澤之會

者江人黃人也補曰二國聞會自江人黃人者遠國之

辭也補曰以遠國辭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

侯皆來至也補曰舉此四國為偏至之辭疏曰何休云

益以為偏至之辭事或然矣魯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衰

公亦在舉大以包之文烝案不至者不獨晉楚如弦如

虞虢蓋皆不至也不書公者疏言舉大以包是也江黃

不期而至則除常會諸國之外皆不期而至者此桓霸

之盛也下會陽穀即此盟之諸侯

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

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

非也音義曰勤虞氏音親後年同集韻去聲勤渠吝切  
憂也春秋傳勤雨虞氏說王念孫曰廉說是也勤字平  
去二聲皆可讀下年傳亦言勤雨又言閔雨言喜雨閔  
者憂之甚轉之則為喜明勤雨閔雨皆為憂雨也文二  
年傳言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若以為欲  
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古謂憂為勤問喪曰服勤三  
年呂氏春秋曰勤也文烝案注既不知序曰憂勤楚辭曰愁  
勤皆謂憂為勤也文烝案注既不知序曰憂勤楚辭曰愁  
書不雨為說不以每首月輒書不雨為說亦非也僖所  
以為勤雨者正以一月不雨即憂勤之春秋三以首月  
書不加自文使後之讀者以文公之經比類相較則僖  
之勤雨自見故傳於此三不雨分釋之曰不雨者勤雨  
也又總釋之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總釋者即承分  
釋之文足成其意也十月不雨不雨不嫌十一月十二月得  
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之文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

補曰不嫌二月三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

雨也復發傳者此已隔年嫌不與上不雨為一事故發以同之此既連上則下四月亦承此可知故下傳省勤

# 夏四月不雨

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不言旱不為災補曰此

時不雨書首月與莊三十一上有一年冬不雨之文相違非傳

義傳以經美僖公故不以歷時書而一時輒書繫諸首

月明其一月不雨即有勤心因下明書一時言不雨者

雨月則不嫌五月雨又不嫌旱竟夏也一時言不雨者

閏雨也為憂謂憂雨非謂憂民閏者至閏憂也補曰閏之

不雨總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春秋以其閏雨為

釋之左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

也公羊亦為記異而三不雨各為一事非也

# 徐人取舒

補曰徐夷且偕與楚吳越同直以國舉乃其恆

於徐是時徐實附齊故從中國例伐英氏亦同也孔廣

森曰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

伐之事懲荆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

人為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

中國也案此略同林之奇趙鵬飛家鉉翁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疏曰

公得雨則心喜是於民情深文烝案不雨不言所至之月則此必言雨杜預謂示旱不竟夏是也但上既見閔則此足見喜春秋以其喜為有志乎民矣常例周六月龍見而雩雖雨不志傳上年言仁不勝道記事不必論心而足以見心者也上冬至此言勤言閔言喜記事本以見心而足以論心者也凡人事皆人心之所為也全經記事全傳解經以是求之○莊之季年歲荒民貧財殫力竭重以哀美慶父之亂魯幾不國矣僖承其敝有恤民之心卒成中興頌聲以作君子於此深致美焉公羊家說謂其遇早改政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理冤獄誅稅民受貨者退舍南郊樹雨立應或其言有所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陽穀之會桓公委

端摺笏而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端園端之服摺插也

委貌園冠也園冠者吉冠用黑緇為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禮又謂之冠弁園端者園冠之服陳

與曰周禮鄭衆注曰衣有禕裳者爲端是端者不連裳  
之稱對朝服言之也朝服亦元冠服而連衣裳士冠禮  
曰主人元冠朝服繡帶素鞶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  
繡帶爵鞶特牲饋食記曰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  
繡帶端鞶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  
鞶元端衣皆元而裳有元黃襪三等之與朝服皆不言  
裳明其衣裳不殊全似深衣爲袍制不與元端同矣朝  
服布十五升其類乎元端者一布爲衣又無鞶也文孫案陳  
說是也續漢志注引戴聖說朝服布上素下與鄭君同  
疑有誤矣任大椿引通典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服衣  
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蓋因當時說禮家皆謂朝服如  
深衣袍制故遂以爲天子之朝服史稱賜皐袍又稱三  
老五更服絺紵大袍單衣皐緣其以皐者猶沿古緇衣  
之制也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  
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  
殺六分而去一諸侯天下諸侯也諸侯皆諭乎桓公之  
志補曰疏曰諭曉也言不須盟誓文孫案論語稱管仲  
疏是鄭君說也又李賢後漢書注謂陽穀之會天下從令據  
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

語在穀梁外傳

# 冬公子季友如齊蒞盟

傳例曰蒞位也內之前定之前定之盟謂

注引例後二句昭七年傳文也二盟字當為辭據左傳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則知會陽穀公亦與杜預注

非也公與會陽穀則貫可知○撰異曰此季字衍文左

氏公羊皆無季字蒞左氏作蒞後皆同依說文蒞蒞皆

借字假蒞者位也日爾雅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補

雅曰位其不日前定也日補曰與來盟同也郭璞曰察視廣

蒞也月而已齊桓盟本不日故友往蒞盟又不言及者

不月以異之乃與柯召陵高子來盟一例補曰疏曰舊解

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傳是外內之

通例不據此一文而已不言及者以國與之謂若外內之

之來盟及魯人往盟經直舉外來為文不言及者欲見

以國與之也故舉國為主即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

盟此公子季友如齊蒞盟是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

謂不言來盟之類經雖言及而不書魯之主名者亦見

舉國與之即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是也不言外及者

經無故也康信徐邈並據當文解之理亦通也但據成三年傳注則宜從舊說

#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

傳例曰侵時而此月蓋為潰補曰潰之為言

上下不相得也

臣民不和而自潰散補曰上下謂君及

例曰凡民逃其上曰潰杜預曰潰衆散流移如積水之潰自潰之象也

侵淺事也補曰疏

拘人民而謂之淺者對伐為淺也又傳云不分其民是

拘之而不取亦是淺之義傳本意言桓公不深暴於蔡

纔侵之而即潰故因發淺例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

所侵也責得其罪故裁侵而潰補曰明經譏蔡不謹齊

欺或不忍欺或不敢欺民既不欺臣亦可知臣民同力

何有於潰況侵事之淺乎凡潰不以諸侯潰之為文重

也對向說苑曰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



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戰勝取  
 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禁不待敵而衆  
 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不土其地終土齊俞樾曰是  
 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不土其地鄭君曰土其地  
 猶言度其地典禮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鄭君曰土其地  
 不分其民蓋補曰不俘取之明正也桓公曰疏曰論語稱齊  
 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  
 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  
 遂伐楚次于陘楚彊齊欲綏之此本杜預也公羊以爲侯屈  
 完蓋因莊八年次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是用兵  
 郎有侯文故云爾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是用兵  
 本爲伐楚故侵蔡耳齊桓用兵自滅遂以來苦非自將  
 則無大衆其用諸侯之師無過二國者今乃大舉侵蔡  
 則知伐楚爲本謀葉夢得辯左傳蔡姬事而戰國策游  
 騰謂楚王以爲桓公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韓非書詳其  
 事史記亦用次止也補曰疏曰次有二種有所畏之次  
 之皆謬妄次止也補曰疏曰次有二種有所畏之次  
 也有非所畏之次即此次于陘傳直曰次止也是也文  
 烝案此次非畏故重發傳謝湜曰書次陘善其不以攻

夏許男新臣卒

十四年冬蔡侯於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

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

非惡也補曰案不日者從曹伯廕曹伯負芻杞伯成之

例明新臣實卒于師也注言卒于楚故不日是以許男

甯蔡侯東國為比非也傳明言死於楚故不日是以許男

年但不日則當月今時而傳明言死於楚故不日是以許男

方盛美齊桓七國之君咸被簡質○撰異曰諸侯死於

猶書月大氏春秋之文多從簡質○撰異曰諸侯死於

陸渚纂例曰新公羊作辛案今公羊不作辛諸侯死於

國不地死於外地或書其國或書師會皆地也名死於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來如歷師盟齊桓以其

與之盟召陵楚地補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

及國佐盟于爰婁傳曰爰婁在師之外明召陵亦在師

曹伯負芻廬內桓師也齊桓威德治著諸侯安之

師何為不地即謂師書于晉侯黑臀卒于尾地補曰此地

云據曹伯廬內桓師也齊桓威德治著諸侯安之

主

之外矣左傳曰師進次于涇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  
次于召陵杜預言退舍范所本也師行一舍三十里李  
廉曰召陵文烝案今許州鄆城縣東即其地桓盟不日此  
於召陵者夷狄受盟與常  
又不月者夷狄受盟與常  
盟異故略其月以異之  
之例曹本非微國後創小莒是東夷本微國楚則蠻夷  
大國僭號稱王其卿不命於天子文烝案曹莒等無命大  
大夫者其君亦本有命卿而春秋黜之以為卿也楚無命大  
夫者其君亦本有命卿而春秋黜之以為卿也楚無命大  
等皆不須以不命於天子其曰屈完何也當言楚名之  
為說無大夫無師皆同意其曰屈完何也當言楚名之  
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補曰齊桓不氏則從曹莒直名  
之例是列國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漢楚人懼未江  
卑者之文如師完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以  
量敵遺屈完如師完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以  
安竟內功皆在完故不言使補曰權在屈完猶言權在  
祭仲注言權事之宜非傳之權字也以義卻齊者依左  
傳也左傳屈完別自有言不如下所云下所云不為完  
語又在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之義不以楚而廢也以  
大歷前

其來會諸侯重之也重其宗中國歸有道補曰來者何

內桓師也桓師故言來也于師前定也補曰此解經上

從前定之例美其事而異之也若屈完者亦變之正歟

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

經下盟字再言盟者見得志乎桓公謂桓公得志也此解

羊曰其言盟于師盟者見得志乎桓公謂桓公得志也此解

則曷為再言盟為喜則楚也何休言屈完來盟在召陵非也其

以再言盟為喜則楚也何休言屈完來盟在召陵非也其

以補正傳說又引春秋緯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

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繁露亦有其語汪克寬曰

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美齊服

楚美晉定鄭也黃震述其師說曰來盟于師楚有盟心

盟禮與盧全同得志者不得志也屈完得志則桓公不

見桓公之得志以此盟乃時人所謂以桓公得志為值

矣桓為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

辭又不願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補曰案傳下云我

將問諸江非令齊問也注誤依左傳文又此句與下屈  
完語不相屬注亦誤會國語賈逵注曰僅猶言纔能也  
韋昭曰猶劣也經意以為桓公退盟召陵不窮兵力以  
不得志為得志其得志也劣能如此耳美其事復其文  
其義乃著楊子法言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闕雖作  
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  
治則傷始亂也齊桓則好始治也漢孝文詔曰堅邊設  
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陸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此得召陵  
之意賈誼謂帝不  
能為齊桓過也  
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  
曰昭王南征不反補曰杜預曰昭王成王之孫南巡  
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補曰茅補曰香茅所以為楚之職  
匭菁茅即此也鄭君曰菁茅補曰香茅所以為楚之職  
之為異未審今案史記封禪書管仲謂桓公江淮之閒  
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水經注引晉書地道志云泉陵  
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言貢之以縮酒二者其此茅乎菁  
者蓋言菁菁然盛也左傳言包茅縮酒周禮鄭興注曰  
昔謂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  
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浚者說文抒也廣雅盪也鄭君曰  
縮酒涉酒也又曰以茅縮去滓也不祭謂不以菁茅祭

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

江陵問江邊之民有見之者不此不服罪之言故退于召

漢水入江言將問江神注非也傳因盟事并記桓公屈

完語得志之僅亦其一驗非以此便為僅也注都未了

○蘇轍曰楚人方強齊將殺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

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

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

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

得臣從之不巳而後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

不戰矣由此觀之桓文之於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

勝也家鉉翁曰蘇氏立論平實得桓文之用心

齊

人執陳袁濤塗罪何休以為執例時○撰異曰袁左氏

作轅段玉裁曰左氏音義袁本多作轅乃俗人以轅袁

互易也文烝案陳之袁氏或作轅他書又作爰難定其

孰為本字段據北史李繪謂袁狎語以為黃帝十二姓

內有轅當從車旁而今國語誤為偃遂定陳大夫氏為

轅今考陳袁氏為公族齊人者齊侯也足明其為齊侯

乃為姓無關黃帝姓也齊人者齊侯也足明其為齊侯

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敬春秋因而譏之  
之謂以萬物為心也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傳與其執  
者詹奔在齊因執之補曰疏曰左氏公羊皆以為濤塗  
誤軍道傳與注無是言則以濤塗不敬齊命故執之陳  
人有不服之意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萬物  
為心莊子文文之故稱人注疏皆失傳惜哆然外齊侯者  
經意哆然外之故稱人也經所以外之者踰國而執其  
大夫所以為不正此桓十一年之例也濤塗之見執當依  
左傳所載齊侯初從濤塗之請師出東方後因鄭申侯  
言仍由陳鄭闕出遂執濤塗之踰國而執是聖門相承說  
陳地齊侯執之於陳故謂之踰國而執一伐一侵固亦可  
經語也至於陳有不服之心觀下一伐一侵固亦可  
而濤塗之請乃其實迹公羊以為不脩其師而執濤塗  
古人之討則不然其說亦可為上內桓師而執濤塗  
齊侯義各有當是之謂萬物為心鄭玉所云功過不相  
掩也疏解哆然字亦非也哆然者離外之意爾雅曰謔  
離也謔即哆字荀子曰有侈離之德侈亦即哆字高郵  
王氏父

子說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補曰左傳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

師也補曰內師魯師也此當言內卑者而言內師便文

此言內師者疏曰文承齊人執濤塗下恐非魯及故也

吳最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以其近於陳故令伐陳也

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

兵也文烝棠此亦所謂南伐以魯為主

八月公至自伐楚補曰月何休曰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

久何注二有二三事偶則以後事致補曰偶者相當敵言

或作三誤後事小則以後事致補曰後小於先事也

大此為常例後事小則以後事致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桓伐楚而後盟于召陵公當致會

而致伐者楚疆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為大事補曰鄭言

先伐後會當以會為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為大明

伐尤大也定四年侵楚盟皋鼫以會致則依偶事致後

之例以會為大矣書序稱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其下

云成王歸自奄以踐奄為大也又稱夏師敗績湯遂從

歸南生九

六



之遂伐三  
引以證春  
致固不謂  
有書至之  
義  
其下云  
又此傳特  
明統制耳  
桓之盟會  
皆不

葬許穆公  
○撰異曰穆公羊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  
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

日三國伐七國又侵故惡之也公孫茲公子牙子叔孫

戴伯也自陽處父以前稱人者皆是師少不必將卑魯

以貴卿帥師外亦將尊可知但七國獨魯用大眾恐非

事齊後從而稱人耳○撰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補曰殺世子目晉侯斥殺惡

晉侯也  
斥指斥補曰目見也惡晉侯者公羊云甚之是

君父而蒙首惡之名謝湜曰滅國

本而君道絕滅天性而父道絕

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此

也重發傳者內女未明文又嫌外孫當朝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

其子也補曰使其子伉諸侯之禮者乃伯姬之志書伯

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凱曰不能刑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又譏杞伯使人不諸侯相見曰朝

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補曰直書朝明魯以

又譏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

內也伯姬來朝伯姬來朝譏世子此不識者明子隨母行

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

嫁至今十五年則子幼可知補曰言如者聘也後皆同左傳曰公

夏公孫茲如牟孫茲如牟娶焉說見莊二十七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齊補注九

七

戴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首戴衛地補曰王世

不名例也王室享自王人教衛後一志王姬歸齊及以

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

為主當如王人宰周公等冠齊侯上而已今書公及齊

侯從尊卑內外之常文而移會王世子文殊之於下明

不欲與諸侯列數是所以尊之此蓋君子改何尊焉王

舊史以明義會又會及以及會以及皆同也何尊焉王

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補曰貳副也國語曰貳若云可

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公補曰

日世子猶世世子也韓嬰詩傳

日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補曰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

而再見者前日而後凡也何休曰省文從可知文烝案

魯大夫與他國序再出名氏公不再出者趙匡曰卿恐

涉他臣公則無二也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同盟新

今以為君臣相變

城之屬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補曰諸侯能尊王世子經因其尊而尊之

傳於會言春秋尊之於盟言諸侯尊王世子其尊此會此盟皆是諸侯能尊王世子而經因為尊文以示義皆

善桓也盧全曰此春秋尊周之微意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

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補曰申桓諸

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補曰朝者朝京師也王世子出會足見桓不能朝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

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貌也字亦作傀

荀子書塊傀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之位也桓不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古者世子不出會

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補曰經為尊文善是桓明矣故因以問

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正天子微諸侯不

享覲補曰享獻也桓控大國補曰控扶小國扶小國補曰扶

謂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補曰統總

相助以諸侯朝京師亦不敢如晉文致天王而朝之呂祖謙

論受胙請隧等事以為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

以壞名分見管仲舅犯之優劣尊王世子于首戴補曰王故但致王世子而

尊之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補曰尊世子正以尊王也

來世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補曰世子

命而來會自尊亦即以來會自尊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補曰亦

與上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

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補曰世子尊則天王尤尊故可受

善左傳曰謀寧周也服杜皆以為王將廢世子立王子

帶故齊桓帥諸侯會之以定其位於王將廢世子立王子  
當時實有其事而經但就文見義以明其為變之正不  
須詳細論之耳趙鵬飛以為是會能假義是盟能假信  
引經解曰義與信伯王之器也家鉉翁則謂定世子之功  
位之說深為可疑只當從穀梁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

世教

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傳已背衆故書逃

補曰公羊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范本之言不盟

則知上諸侯無鄭伯劉敞曰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猶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是楚滅

嫌異也又此奔蒙上月而滅在時例與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璧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絕忠諫

執上虞同于晉是以謂之晉人執虞公補曰晉滅同姓

不譏者惠上奇曰夏陽之滅以虞爲主至此滅虞變文

言不得稱名文烝案此滅宜月不言滅故亦不

言所於地組於晉也

而時虞已包裏屬於晉故雖在虞執

言所於地組於晉也

人例不書地此云不地縕於晉者凡執人不地者亦以  
地理可明故也若晉會諸侯于溴梁執甚子邾子楚假  
諸侯于申執徐子皆因會而執之則在會可知故不經  
言地至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亦不就國可知也經  
若書晉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之虞  
地不謂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之虞  
虞已屬晉故不得言之也或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謂不  
書執虞公于虞也縕於晉謂虞已苞裹屬晉故不得言  
也理亦其曰公何也據十九年宋人執猶曰其下執之  
通耳臣民執其君故稱公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  
之辭也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爵之限沒則申  
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稱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  
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  
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也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  
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外而同歸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賤  
補曰左傳鄭莊公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此告許  
大夫百里之辭從其所稱以爲稱是臣民稱公之驗又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終不曰公明常稱皆曰公也春秋  
內君則稱公外稱公者自宋以外皆以配諡故曰生秋  
齊稱春秋所賤也疏曰州公本無舍國之事郭公不  
盜歸之文今江爲此說而范不難者以州公舍國左氏

有文郭公棄位適曹卽是盜之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  
狀錢議吉曰注盜字疑當作逃  
補曰據臣出其君以自出  
爲文況虞實不執君邪  
而執其君補曰晉命行以民言皆指滅夏陽但言民則  
虞稱也繼以國言命行以民言皆指滅夏陽但言民則  
臣兼虞號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號而明日亡虞  
之甚惡也前則主兵此則不言滅又稱晉道一事君子所  
義劉敞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責者也故虞  
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  
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聲於滅夏陽而  
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  
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不釋稱人義者凡諸侯稱人以  
可不大夫哀乎文烝案傳不釋稱人義者凡諸侯稱人以  
執諸侯皆是衆辭皆是與其執有罪與稱稱斥執者相  
對爲文傳於後既明稱爵斥執大夫皆稱人無稱爵者故  
或爲貶之或爲衆辭以其執有罪而與之文同義  
異而傳亦隨事偏文執諸侯則有稱爵稱人二例既  
以稱爵當彼貶之外之文則稱人者自不煩釋



信補注九

終

大二千零七十六字  
小萬三千二百廿八字  
版注廿二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補曰左傳

鄭所以不時城也杜預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

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劉炫曰先王之制

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伐國不言圍邑此其

造司馬法產城攻其所產是也

言圍何也據元年楚人伐鄭不言圍病鄭也著鄭伯之

罪也泰曰諸伐國而不言圍邑傳皆以為伐者之罪而以

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

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亦猶桓盟不日以明信而葵

丘之盟日之以為美補曰疏曰前書逃歸是罪著於上

上非即傳所謂著罪傳言著罪者即申病鄭意也言伐

復言圍或為伐者之罪或為受伐者之罪不嫌無別者下以伐鄭致變偶事致後之例亦足明之也

###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代鄭之諸侯補曰此本杜預

善救許也

補曰疏曰何嫌非善而傳言之者以

許是近楚小國叛而即齊嫌救之非善故發之

### 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

補曰據偶事當致後大伐鄭也

補曰疏曰大之者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蠻夷之強益華夏之弱齊桓為伯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

命是其大也文烝案公蓋以夏末行冬初至未滿二時故不月

###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補曰杜預曰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邾

之別封故曰小邾案莊五年公羊曰倪者何小邾婁也○撰異曰小邾公羊作小邾婁終春秋皆然

鄭殺其大夫申侯

補曰呂氏春秋謂之申侯伯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

也補曰疏曰此云殺無罪是罪鄭伯也案傳例失德不

未知鄭伯更有失德為當直由殺申侯說見後卒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某地補曰當云魯地○異曰陸渚纂例曰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案今公穀皆有之及

音義纂例寧左氏作甯案今公羊亦作甯說文六部寧

寧願習也从心在皿上皿人之食飲器所以安人也六部

文天子永寧是訓安之字今書傳盡作宁用寧省聲石鼓

書大禹謨音義辯之六部字為會意猶安从女在六中

氏作母音義曰如字又音無又同義明三字並通矣毋左

公穀音義曰音無又茂后反衣裳之會也補曰疏曰衣

曹伯班卒

○撰異曰班公羊作般案爾雅般

訓還班訓賦而古書以聲同通用

公子友如齊

聘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

子款盟于洮洮曹地○撰異曰公王人之先諸侯何也

補曰據王命也補曰會者外爲主王人爲主是貴王

是下上實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明有

也傳言實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明有

猶能尊貴王命故因而貴之以示義諸書王朝臣出會

先諸侯者皆有王命皆是以貴之卑者猶然餘可知也尹

論之齊晉皆以外諸侯而爲伯故自王人之微以至尹

子單子劉子宰周公皆據王命爲先非周初二伯之制

也周初之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

之其繼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皆以內諸

侯爲伯蓋所謂王官伯矣齊桓晉文與郇侯稱郇伯相

似但齊晉既謂之侯伯又謂之霸諸侯亦其異也齊晉

既爲伯而周之卿士仍謂之朝服雖敝必加於上補曰

王官伯則又沿舊而通稱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補曰

元冠之服十五升緇布衣而連裳說見前詩謂之緇衣

逸周書大匡謂之麻衣諸侯視朝之服也天子視朝則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

故以重言補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言乞知不自來補  
曰申上句得與音豫下請與并下注而與同本蓋灼  
或作豫孔廣森曰與許也使請見許盟於齊也  
之也何休曰酌挹也挹取其血范本之孔廣森曰周官  
邦為鄭眾曰酌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  
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義猶言探之也鄭  
屬與楚不敗親來盟使其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  
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文烝案灼  
訓探亦可通言使其世子則據公羊經非也蓋者承上  
語辭謝澁曰為宗廟社稷主而其始若賤者負罪而逃  
其終若賤者哀告而乞  
著其屈辱罪其不智也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禮記明

廟雜記下曰孟獻子曰七月六日可以有事于祖七月  
而禘獻子為之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  
見經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  
云甯所未詳補曰范依左氏說禘為三年大祭因喪畢

始禘自後遂以三年爲節不知喪畢或禘或祫五年而  
再殷祭禘實五年祭之名言大廟以包羣廟閔二年詳  
之矣明堂位季夏六月鄭君以爲建巳月毛詩傳亦言  
夏禘秋祫此時是雜記之誤又禘武公在二月禘僖公在  
不始於此時是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  
十月是魯禘實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  
此志者爲用致夫人也月者謹用致非禘不時也○  
禘有爲時祭名者王制祭統春曰禘夏曰禘郊特牲祭  
義又言春禘國語邱敬子是殷祭之禘燕享皆據夏殷之禮  
也商頌序長發大禘自是殷祭之禘別乎時祭故言大  
也禘有爲祭天地名者祭法魯語天子潔奉禘郊之粢盛  
語語郊禘之事則有全黍魯語天子潔奉禘郊之粢盛  
語語郊禘之事則有全黍魯語天子潔奉禘郊之粢盛  
春禘郊之盛此禘乃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祭  
地於方丘之禮周頌序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祭地於  
郊也喪服小記大傳不王不禘王有成命郊祀天地亦  
以其祖配此夏正月祭上帝於南郊之禮卽魯郊子丑  
寅爲三禘案爾雅曰禘大祭也大祭用致夫人對向  
廟爲三大禘故凡大祭皆蒙其名矣大祭用致夫人對向  
之合聲也禘故凡大祭皆蒙其名矣大祭用致夫人對向  
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補曰左傳以夫  
人爲哀姜果爾則當言用致哀姜凡小君既沒有諡不



言夫人猶君不可舍蓋直言公也公羊以為齊之股女  
案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立公子荆之母為夫人宗人  
毀夏謂魯無此禮是知魯君當身以妾為妻用者不宜  
者始於彼時非春秋中所有黃澤言之矣  
**用者也**嫌與用幣異者**致者不宜致者也**補曰言致知  
者則曰至白某不曰致之猶立與即位之異公羊并上  
句皆同謂之用致者始立妾母為夫人而見於廟用此  
禮也沈欽韓曰妾媵不助祭尊成風為將來三月廟見之  
乃致成風為此日入廟之典也文烝案左氏說以為吉  
禘致新死者而此禘非值喪畢不得為吉禘故杜預推  
左氏之意以為三禘**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莊元說見  
而行其禮紆回失實**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補曰包文姜穆姜去氏次  
**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去姜出姜穆姜去氏次  
於此立妾之辭也補曰此專**非正也**謂夫人者正嫡之稱  
例此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  
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後者為其母總服是妾  
不為夫體明矣補曰案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練冠麻  
三月謂君之庶子父卒者也若父在為其母練冠麻

衣纁緣既葬而除不在五服中不爲後者父在同父卒則爲其母大功九月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九月父卒爲其母齊衰三年爲後不爲後者皆同凡大夫以上他庶母皆無服喪服經注簡矣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上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君駁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邪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文烝案如鄭所言知穀梁爲正經明有譏文而許云無譏非也鄭論成風意謂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鄭又言宣公所以得尊其母爲夫人者以姜氏歸齊不反之故又

杜預釋例以爲適母薨則申其母尊孔穎達申杜曰哀  
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初  
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似可依用鄭援漢  
權宜之說皆非穀梁義唯孔說齊歸似可依用鄭援漢  
事乃光武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  
非文帝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  
可以不卒葬之乎鄭嗣曰君以爲夫人君以夫人之禮  
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說其事補曰此有二我  
字蓋通下二句皆夫子之言與十九年傳我無加損同  
例也蘇轍謂春秋所書不爲異辭者君臣之禮胡一則  
安國以爲謹禮所由變薛季宣以爲不沒其實一則  
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  
非也貶者謂貶去夫人氏姓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  
與文姜哀姜出姜之貶皆同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  
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不言夫人補曰注亦非  
僖公成風也於彼論之夫夫人之卒葬之者紀其  
實也貶焉見正焉者所謂春秋視人所惑立說以明之  
也略舉數事以證斯文桓也而公我亦公之文姜也而  
夫人我亦夫人之楚商臣蔡般而楚子蔡侯我亦楚子

之禁侯之惑則有說焉桓不可為公而王不討疑若可也故將公之則先謹之也文姜不可為夫人而子念母疑若可也故既夫人之而又貶之也不惑則無說焉楚商臣禁般夫人而知其不可為楚子不可為蔡侯也故楚子之禁侯之如恆文也是故我紀其實而已矣紀其實而無說我寄其意而已矣後世史書既非聖筆不足寄意乃競立說小失則乖礙文體大失則變亂事實自王通沈既濟孫樵以來又不第如譙周干寶孫盛之書以模擬文句為病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補曰史記桓王子莊王

王聞世本名毋涼國語注或作涼左傳崩在上年閏月無日以為至是來告趙匡以來皆疑之當是上冬有疾至此

崩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補曰宋桓公也不葬者疏曰蓋魯不會○撰異

日禦本亦作御左氏作御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葵丘地名補曰周公  
名孔葵丘杜預釋例宋地也全祖望洪亮吉據左傳云  
西為此會從水經注為晉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宰兼  
地注自末句外皆本杜預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宰兼  
為三公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冢宰掌建邦之  
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補曰疏曰傳言通  
於四海者解其與盟會之事也若直為三公論道之官  
則無事於會盟以兼為冢宰通於四海為諸侯所尊故  
得出會也一解通於四海者解其稱官之意與注乖文  
孫案一解得一解通於四海者不相悖孔穎達解此傳謂宰者  
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故書官名是也孔又以為傳  
兼解宰卿宰渠伯糾蓋自宰夫以上皆通其說未當宰  
周公以公兼卿以其兼冢宰通於四海而書官渠伯糾  
為宰夫咺為宰夫之屬亦書官者因冢宰連及之也官  
有正有貳有考冢宰卿為正小宰中大夫為貳宰夫下  
大夫為考其官名俱為宰故通得書宰其士則謂之殷  
而上士中士視族下士為尊故統於考而亦書宰不嫌  
無別者或名或字或爵足以別之也宋司城官屬俱來  
司馬華孫官屬亦俱來直書司城司馬亦其比也至於  
周公出奔晉祭公來不言所兼之卿官其餘自卿至中  
士皆不言官明非冢宰及其貳與考則皆略之王子虎  
卒左傳謂之王叔文公經不言官而國語以為大宰似

未足據也公羊謂宰周公是天子之為政者案周初周  
公以大宰攝王事明宰實為政為政故通於四海通四  
海故言官此必魯史所受周禮舊法而君子因之春秋  
時周之為政者不必皆大宰矣鄭君周禮注曰百官摠  
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何休曰宰猶治也干寶賈  
公彥解周禮謂取調和之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李巡本爾雅下文又云八蠻六戎五狄與  
風俗通同又古書言四海或為四方之通稱是有二義  
也時益百官聽於冢宰王既葬而宋其稱子何也未葬  
命之出會諸侯會葬先出以俟乎宋其稱子何也未葬  
之辭也補曰內書子者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此宋子  
出會盟與諸國君列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  
序不得獨出名也

**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

宋殷後也補曰注言殷後者解傳堂上為兩楹間也其  
實傳亦通言之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無外事者  
猶云喪不貳事也殯者以大斂而徙棺也依檀弓喪大  
記天子之殯敢塗龍輅以椁加斧椁上畢塗屋諸侯之  
殯用輅橫至於上畢塗屋大夫之殯以幛橫置於西序  
塗不暨於棺士之殯見社塗上帷之敢與橫同字凡柩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

既殯將葬乃啟之其未啟謂之在殯也疏曰嫌稱子合正無譏故傳責其背殯文烝案傳明經意見其無哀也補曰疏曰不嫌非內女而云內女也者明內女有書卒之

義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

補曰未適人通言內諸未嫁女也

例許嫁笄而字之

吉笄以象為之刻鏤其首以為飾成也何休曰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昏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文烝案曲禮亦與

傳同又曰女子許嫁纓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難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也字即伯仲叔季猶男

子冠而字取南仲說易女子貞不字直訓字為許嫁誤易之字當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從虞陸說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

月補曰何休曰不以殯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補曰問有事故復舉諸侯雖王臣及諸侯之世子大夫在焉皆

以諸侯包之薄來祝柯重丘皋鼈五者皆同義也左傳謂宰孔先歸傳無此意國語似與內傳同何休亦謂宰

謂宰孔先歸傳無此意國語似與內傳同何休亦謂宰

周公不與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

盟似皆非何休以為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也桓公

故備之也之盟不日皆為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

為信至此日以為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之盟不

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

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

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補曰疏曰毋雍泉以下是

四教之事而論語一匡天下鄭指陽穀已來云云也十五年

其實此會亦有四教故云從陽穀已來云云也十五年

盟也文而云不復盟者以衣裳之會不復盟彼是兵車

兼用公羊者凡鄭君之學主於貫通稽合往往如此劉

贊對策曰葵丘之盟特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

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汪克寬曰首戴定天葵

丘之盟陳牲而不殺侯所謂無敵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

之會皆不敵血以此會極盛故獨詳其事耳洮會云洮

血者彼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

諸侯而已下文加於牲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壹猶專也補曰讀載曰毋雍泉專水利以障谷補曰雍

書以明之如下所云鄭要宋田夾塞毋訖糴貯粟補曰

兩川使水不得東流雍泉亦謂此類毋訖糴貯粟補曰

二注皆公羊文左傳晉毋易樹子樹子嫡子補曰何休

盟曰毋雍利毋蒞年毋易樹子樹子嫡子補曰何休

本正當毋以妾為妻文補曰說文妾古文妻从肖女肖古

立之子毋以妾為妻文補曰說文妾古文妻从肖女肖古

奴大雅稱寡妻毛傳曰適妻也孔穎達曰適妻或作刺妻鄭

言寡者特也小雅之豔妻魯詩作閭妻或作刺妻鄭

據之指厲王后以為敵夫曰妻鄭是也荀子曰毋使婦

天子無妻謂禮之正稱其通稱則謂后為妻曰毋使婦

人與國事文姜之於內補曰此謂妻也亦容母言之如

之世見其端矣公羊載四教在陽穀無末句孟子述葵

丘五禁亦無末句而文尤詳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

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

四命曰土無世官官事無封而不告彼以五命為五禁

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彼以五命為五禁

此則句別為禁也左傳不言明天子之禁而載宰孔之

言以為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既移四教事於陽

穀乃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遂以此盟  
書日為危之國語亦記宰周公語戰國策禁澤亦言震  
矜國叛皆他國所錄  
未俗所傳達於經義

# 甲子晉侯詭諸卒

獻公也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撰  
異曰甲子公羊作甲戌詭左

應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詭左  
氏作從陸渚纂例唯云公羊作詭

#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補曰疏曰弑書時者不正且  
又未成君○撰異曰殺公羊

作弑案此字或作弑或作殺皆音申志反後閭弑吳子  
盜弑蔡侯皆同淮南子董仲舒劉向並言春秋之中弑  
君三十六段玉裁以為當作二十六謂衛弑完一也宋  
弑與夷二也齊弑諸兒三也宋弑捷四也晉弑奚齊五  
也弑卓六也楚弑髡七也齊弑舍八也宋弑杵臼九也  
齊弑商人十也莒弑庶其十一也晉弑夷皋十二也鄭  
弑夷十三也陳弑平國十四也晉弑州蒲十五也齊弑  
光十六也衛弑剽十七也吳弑餘祭十八也蔡弑固十  
九也莒弑密州二十也楚弑虔二十一也許弑買二十  
二也吳弑僚二十三也薛弑比二十四也蔡弑申二十  
五也齊弑荼其君之子云者補曰據例當直稱子也陳  
二十六也

重舉陳此當國人不予也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

言弑晉子之辭也疏曰徐邈云不予者謂不予愛之也

非范意高樹然曰以子繫國公也以子繫君私也文烝

案加之者緩辭何休所謂起先君之子孫覺曰惡奚齊

而里克之罪不滅此春秋所以斷疑似之邪正盡人情

之難言穀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

梁義最精也補曰經不正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補曰言如者朝也桓僭夫人莊以

師如晉如楚皆朝也月者疏以為為下滅溫疏非也孔

廣森說公羊曰公以正月如某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

月也猶存君之意也案孔說最為得實正月存君

本公羊文穀梁亦言存公不致者亦從安之例

狄滅溫溫子奔衛

補曰蘇子國於溫溫子即蘇子襄內諸侯天子之上大夫也滅奔皆蒙月月非

晉里克弑其君卓

補曰朱子曰里克自不當安於奚齊卓之立但不可殺之王樵曰不正既於奚

但施於滅

齊見義則於卓成其君臣之名以正里克之罪及其大

文烝案不日者不正也○撰異曰公羊作卓子及

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補曰公羊所謂不食其言也

疏曰後君死重發傳者仇牧是卑者所殺此為尊卿殺

之嫌異也文烝案傳曰死君難臣道也孔父仇牧荀息

經並言及傳並稱閑明同義矣柳宗元非國語曰息聞

君之惑排長嗣而雖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不食其言

又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補曰有許男從伐不危之故不以愛

前以請侯之師伐鄭未嘗用許師又為許解楚圍故伐

北戎獨致許男不復煩諸侯也以江黃伐陳以曹伐厲

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累者延坐及

延坐君上明其有專殺之罪罪君不罪臣也申侯之殺

已發殺無罪之例此重發之者里克弑逆嫌例有異故

重明之也弑逆不可云無罪故不曰殺無罪而曰罪累

上論其事則有小異要之經書其殺專以罪君其意一

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補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

與一大夫作殺者不誤左傳此句其以累上之辭言之

何也據有其殺之不以其罪也補曰非討賊其殺之不

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

重耳夷吾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驍得麗姬補曰左傳國語

伐驍戎所得莊子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

子補曰公羊列女傳同左傳國麗姬欲為亂亂謂殺申

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

日齊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補曰胡何通衛士

者冢高墳謂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

築宮宿衛之

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

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

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

不使祠也補曰祠者祭之通稱戰國策曰楚有祠者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

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補曰肸肉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

爲酒補曰酖之正字作鳩運日鳥也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藥脯以毒補曰國

並日革于肉買韋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

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補曰危坐

踞曰啟安坐曰坐亦曰居曰處危者直其身安者覆酒

於地而地賁賁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

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補曰兩言君喟

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文未有是何與我之深

也補曰王念孫曰方言曰子營也子與古字通與我使

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補曰上兩言女此言爾世子之

傳里克補曰傳傳相也何休公羊注曰禮諸侯之子八

五受大傳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文烝案此

人學就傳之年大戴禮保傳白虎通並同蓋自王太子

世子曰入自明補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

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

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

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麗

里諸重耳故以託勿脰而死補曰勿割斷也脰頸項也呂

里克使保全之氏春秋劉向說苑以為伏劍

死左傳國語列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

又將殺我也補曰傳兩言夷吾不言惠公者因稱重耳故順文稱之觀此傳重耳得正明矣公羊

載里克言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亦謂重耳也又以惠公文公出奔還入皆為篡特發傳云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謂惠公之入懷公之出文公之入渾皆不書為文公諱故也又云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享國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文公享國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謂桓之功是以除篡文則未能須為諱惡也案公羊皆失之文公得正當言歸懷公見殺本非出經不書惠公之入懷公之弑文公之歸者皆因魯史之舊左傳以為不告故不書是也

### 秋七月

### 冬大雨雪

補曰以大為異也不月者蓋歷月○撰異曰雪公羊作雪徐彥曰左氏作雪

###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丕公羊作邳案今公羊

不作邳徐彥公羊疏陸淳纂例並曰左氏經無父字段玉裁曰左傳言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無父字明矣



案今左經皆有父汪克寬曰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箕鄭父晉甲父但言箕鄭胥甲樂祁犁但言樂祁汪說亦通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里克同黨惡異故發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者以夫及婦也不致者

此亦離會又會桓與柯以下同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

補曰言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

旱

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為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何休曰公羊

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也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

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禘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

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

物固以久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

雨文不閏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以不閏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

雨而無災耳補曰為災言早不為災言  
不雨左氏公羊皆同公羊以別災與異

#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撰異曰三月各本作正月惟唐石經作

三月與左氏公羊同王引之曰據杜氏長

# 夏楚人滅黃

補曰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今據改正等皆夷狄也故滅皆時傳於弦後之變江六羣舒

宣十五年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

也

補曰言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宗諸侯謂

補曰注以宗為尊非其意風俗通曰宗長也字林曰主

也言彼求與中國會盟而中國受之則當終底之我既

主諸侯為長可因其遠而不能救乎管仲恐桓桓霸盛極

而衰難以及遠故勸使弗受管子書以為管仲垂死勸

桓公歸江黃於楚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

滅黃桓公不能救

補曰伐江在文之篇傳因黃事連言之耳又疑上經伐黃穀梁作伐江先

儒無說莫能明焉疏曰案史記管仲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十五年與傳不合文烝案史記不足據而左傳是年冬管夷吾平戎于王亦與傳異或平戎事在前年也傳必記管仲死者明管仲在猶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閔其貪暴伯者以致滅補曰閔黃即病桓秋所閔故滅弦非桓病滅黃乃病也桓德之衰至城緣陵而辭始著而其端見於不救黃則當管仲之歿也其機伏於盟貫則以違管仲之言也即此一事前後貫通足明桓公之盛皆由仲父之功雖管夷吾名氏不見於經而經意可知矣董仲舒曰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穀梁之於春秋善察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

兵車

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補曰疏曰左氏以爲

案此亦城而遷之邑卽國也何休曰外城不月者文言

諸侯非內城明矣案城虎牢城成周皆時者皆同義城

杞上有五月亦不蒙之左其曰諸侯散辭也無大小之

傳事在六月知亦時矣

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補

曰杞雖未滅而國已危城緣陵以遷之宜列序其人以

見美言諸侯而不序是散辭也散辭與二年專辭若相

對其實城邢不必列序而序此當列序而不序正與元

年文相對也文七年傳曰略之散辭卽是略互相備也

嘗論之城楚丘及成陳戊虎牢歸栗皆伯者之大美事

故皆爲內辭城邢城緣陵城杞城成周皆伯者之大美事

美事故其文皆以列序爲常邢緣陵之等所以異於楚

丘者一是興滅一但持危也成與歸栗所以又異於城

邢緣陵等者危而城之城之而事已畢有警而以師守

之有急而以粟購之其功大於城也據左傳城成周本  
是罷戍而城之昭二十七年晉致諸侯之戍于周三十  
二年王請於晉令脩城以罷戍晉人之謀曰與其戍周  
不如城之驗也天子賁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是城不  
及戍之驗也若然城成周書戍成周不書者彼時晉霸  
衰微兵力不足不與魯人辭以難是謂魯不在故不書若然  
晉致諸侯之戍魯人辭以難是謂魯不在故不書若然  
城楚丘魯若不與亦將不書乎城邢無魯又何以書也  
此左氏彌聚而曰散何也據言諸侯諸侯城有散辭也  
縫之失也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為可知也齊桓德衰  
桓德衰矣所以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為可知也齊桓德衰  
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邪鄭  
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  
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  
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  
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補曰衰者從大  
差小之謂桓之末年功成志怠女子小人為政德日衰  
以迄於亂左氏引書所謂欲敗度縱敗禮也春秋明帝  
王之道貴敬義之學既以諸侯授桓深以其縱欲不終

夏六月季姬及緡子遇于防使緡子來朝

爲惜故傳特明之不復言杞遷者亦略之也知非避封  
杞者杞不言入非封明也○趙鵬飛曰脩內者王脩外  
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徇於物之謂外王

霸之道均依仁仗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  
休也而王以王霸以霸無勤怠而霸者之脩內者逸  
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勤怠而霸者之脩有勤怠

之補曰季姬蓋莊公女周法字積於叔僖女未應有稱  
季者文之篇兩子叔姬則僖女也○撰異曰緡左氏公

羊作鄭終春秋皆然左氏亦或作緡周語晉語遇者同  
鄭語緡鄭終並出藏國魏策漢書地理志作緡

謀也傳曰緡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緡子不朝遇于防而  
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補曰疏曰傳例曰遇者志相得也

今云同謀者以淫通與盟會異故發傳文烝案注疏以  
淫通解同謀非也同謀時容有淫事而不可以同謀爲

淫此謂男女同謀卽下使緡子來朝一句是所謀也此  
遇亦是二例正以男女之辭志相得之義而云同謀者非謂

遇有文云請已亦非謂朝有二例以此朝則有請已爲  
猶下文云請已亦非謂朝有二例以此朝則有請已爲

夫人之事故使之也季姬稱字者呂大圭曰女子許嫁

笄而字豈其許嫁於繡而未歸者乎程端學以為雖未

許嫁既笄則字也注以左氏駁傳疑魯女不應遣遇諸

侯案徐彥公羊疏曰何氏以為鄆魯相近信使交通男

女之情風流應合末世無禮容或有之此言足匡范失

下年經書歸繡而此經季姬直字不繫繡又以為內及外

以女及男異於齊高固以夫及婦明左傳為不然矣後

篇子叔姬單伯之事左氏亦來朝者來請已也使來朝

不知而別為說皆不可據來朝者來請已也使來朝

妻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夫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婦人使

正之例文烝案此以病繡子也補曰君使世子故重發非

句謂季姬無禮也病繡子此句謂言使又以為大國未

嫁女加以非正之事也女既或男男亦悅

女則有符合之事故病之與病齊襄同義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象補曰范以鹿字并為山名誤依杜預與傳顯戾言晉

亦未是說在下不繫國者經辭尚簡舉山名則國可知

趙匡以為山自有常處是也公羊沙鹿梁山並為天下

記異孫覺以為書之如內辭者王道大壞天下之人皆

崩所以召之者在於天下所以應之者徧於四海雖在

於國不得著其國孫氏之論甚美傳無其意聊記之耳  
○異曰陸渚纂例曰鹿公羊作鹿上鹿字蓋麓之誤  
陸所見穀梁左氏皆作麓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補曰  
也說文引春秋傳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鹿鹿之正字作  
麓古文作麓叢木生平土曰林生山足曰麓麓亦林  
也別所生異其名耳周禮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沙  
山名也補曰此鹿屬沙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公羊曰案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休  
曰襲者嘿陷入於地中此傳不言邑名而以爲山足之  
林無崩道而崩即隱三年傳厚曰崩之例是亦以崩爲  
襲陷與公羊不異不得但如劉向散落之解也張洽曰  
詩所謂高岸爲谷謂是類孔廣森曰水經注言元城縣  
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  
鹿是矣又曰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  
鹿地猶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係陰爲  
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  
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益非實矣文  
案沙鹿時屬衛美寶王其日重其變也陷觀山崩爲變  
夫之顧棟高江永皆云其日重其變也陷觀山崩爲變  
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

月日以別之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補曰蔡諸侯時卒惡之也

補曰此發通例惡之故略之甚也疏

引康信曰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父讐故惡之文烝案此即何休說也不書葬者疏謂或是失德或是魯不會言魯不會是也言失德非也凡時卒惡之與失德不葬各為一例去葬之罪最重時卒之譏較輕時卒不可去葬不葬者魯不會也去葬亦不須時卒則所謂一事不再譏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再朝不致猶安之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牡丘地名補曰當云地闕國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管子中牟下有鄴牡丘作社丘○異曰陸渚纂例曰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而在陳侯之上案陸所見穀梁無衛侯與今異與今公羊亦異程端

兵車之會也

學往往據之

遂次于匡

救徐也時楚人伐徐甚衛

遂繼事也

補曰重發

桓德哀謙

次止也有畏也

畏楚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

楚故別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

列諸國補曰公孫敖公子慶父故臣凡也范注本杜預  
者何休曰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范注本杜預  
當依何氏為明了文以前征伐自諸侯出外皆略不言  
其將與內異文但此處則本不當言將如何氏說也大  
夫下無帥師文者以前外不言某帥師且帥師文在  
上從內可知也文以前外不言某帥師且帥師文在  
侯之帥者嫌若諸侯自將也君曰臣凡不直言諸侯之  
大夫帥師必別出公孫敖於上者嫌與諸侯之前目後  
凡不別出公者同所以變於君也許曹亦得言大夫者  
因大國連言之也言及者由內及之許曹亦得言大夫者  
內為善救徐也補曰重發傳者疏曰徐叛楚即齊  
志也旋為楚所敗嫌救非善故發明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夜

喜前主上

七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徐邈曰案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霸業已衰勤王

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於外禍釁既兆動接危理故月衆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補曰此伐楚與國以緩徐寇也曹稱師者蓋與次聶北同義齊師當亦同疏曰錄所善者葵丘著日以謹美著所危者此年書月以見衰文烝案震矜之容用公羊語

八月螽蟴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僖公憂民之重災

不至甚故明之唐石經初刻亦無螽字

九月公至自會

莊二十七年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補曰致之已

變常例足以見危不須復加月月者已滿二時從伐楚例公羊以爲久故致當是以久加月也下有季姬歸又

當月

季姬歸于綰

補曰孫復曰不書逆者微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補曰加之者與仲子同左傳曰罪之

罪之杜預曰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神道助教唯此為深也案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

冥也補曰爾雅同訓毛詩傳窮也說文幽也公羊訓晦字亦

同而意與傳異傳云晦冥也與成十六年傳互相備此

但釋晦義故曰晦冥也彼具釋書晦義故曰日事遇晦

日晦與書朔同例彼疏云舊解以為倍十五年傳曰晦

冥也者謂月光盡而夜闇不謂非晦日也舊解是也公

羊曰春秋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其釋二晦皆曰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食晝晦如呂氏春秋云

他書如史記索本紀六國表日食晝晦此等皆合公羊

日有闕蝕有晝旨如爾雅云霧謂之晦此等皆合公羊

之意與穀梁截然不同矣漢書五行志劉向說穀梁二

晦皆用公羊楊疏則謂二晦一同公羊一劉向說穀梁二

舊解之義孔穎達亦謂此年穀梁與公羊春秋兩見晝晦

孔廣森又補縫之據史記日食晝晦謂春秋兩見晝晦

皆適當月晦由食既之甚乃然其言尤鑿竊以晦為月

晝朔為月一日始蘇觀文明矣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

甲午晦此年下有正月戊申朔推算易矣至於日食晝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旨爾雅之霧則春

秋未有書者公羊之說何可通乎注曰楨語子震雷也

此疏誤解其實自前漢公羊盛行已失其旨

補曰公羊謂夷伯魯大夫也夷諡伯字補曰據左傳是

雷電擊之夷伯魯大夫也展氏之祖父也注本杜預

杜又曰大夫既卒書字劉敞葉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

夢得以爲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補曰疏曰傳

皆有廟明夷伯以下廟數以爲過制故震之文烝案

注疏非傳意傳天子大夫有廟數以爲過制故震之文烝案

休注曰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

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

思想儀貌而事之鄭君詩箋曰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貌也

貌爲之祭法注曰宗天子七廟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

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天子七廟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

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  
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如何氏之說  
受命王立一廟者通禮也成王立三廟以外不必盡不祭廟  
武王始受命立二廟歟二廟三廟以爲文武今案文穆也  
則止此矣鄭君盧植說二祧並以爲文武孫如祖班通  
武昭也四親廟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孫如祖班通  
爲三昭三穆周禮守祧奄八人據七廟及諸侯五廟王  
姜嫄廟言之蓋周公制禮豫爲立法如此諸侯五廟王  
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補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  
王則皆謂之周廟卽始封君所立一廟也不入五廟數  
凡始封君不必皆祭大夫三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補  
一世廟則一而已祭大夫三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補  
何休亦曰天子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諸  
侯大夫廟數王制禮器皆同王制說三廟亦有太祖之  
廟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爲大宗者得立  
始祖廟小記大傳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者得立  
異姓大夫容有爲他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  
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以弗甫爲大祖廟歟  
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歟  
弗甫者宋潛公之適長子既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  
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兼非別子而始爵者  
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當身皆一廟其後有三

廟此廟不入數若魯士二天子考廟王考廟補曰何休曰  
三家之桓公廟是也  
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文烝案王制禮器說士  
一廟鄭君以爲祖禘共廟即祭法云官師一廟曰考廟  
王考無廟而祭之是也土亦容有大宗而無大祖廟者  
公子之重視大夫唯大夫乃得祖之也大夫士有廟當  
必有主從通典徐邈說魏書清河王懌議爲得也又案  
祭法天子諸侯一壇一墠大夫二壇適士一壇有禘則  
祭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是皆  
不立廟而得祭猶官師之王考無廟而祭至於天子諸  
侯去墠爲鬼大夫適士去壇爲鬼官師去王考爲鬼庶  
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君以爲凡鬼者薦而不祭比而  
觀之可見古人追養繼孝之道矣後人泥程子張子之  
言但知高曾祖禘當通祭遂疑古之道人泥程子張子之  
惡識**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雅曰德厚者位尊道  
禮意**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隆者爵重故天子遠  
及七世士祭祖而已補曰疏曰光猶遠也卑猶近也文  
烝案光與廣同二字古通用荀子作流澤廣流澤狹也  
德厚者流澤於後遠故百世不毀祖考廟及二祧是也  
德薄者流澤於後近故親過高祖則毀四親廟是也又  
諸侯無二祧大夫無顯考祖考士無皇考亦是德之  
厚薄爲差也雍注不解德字流字之義而飾以浮辭則

下文三語不相承接  
**是以貴始**  
補曰謂貴德之本也  
**德之本也**  
補曰

疏曰所以貴受封之君者由是德之本也  
文烝案博德

以厚德為本本在始封言始封之德厚自天子七廟以

下大戴禮禮三本荀子廟始封必為祖  
周祖補曰案周公

書皆略同皆不言一廟始封必為祖  
周祖補曰案周公

為魯祖大公為齊祖亦是也疏曰祖謂廟不毀文烝案

即祭法之祖考廟也必為祖是貴之此所謂流光又左

傳晉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如魯語祭法論黃帝

顧項以下文王世子有先聖先師之奠亦準斯義

**冬宋人伐曹**  
補曰許翰曰同盟始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補曰敗人而稱人者楚無師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韓晉地獲者

**不與之辭諸**

敗齊救無功不得援齊以自重故亦不得人之何休曰

兩夷狄也夷狄相敗志也事而志之志者經例因史例

也二句與宣十六年傳

直云周災志也同意

十



侯非可相獲補曰疏曰不與之辭宣二年傳有明例注  
言之者嫌晉侯失衆與秦得獲故注顯之欲明亦不與  
秦獲也范別例云凡書獲有七謂莒挾一晉侯二宋華  
元三蔡公子濕四陳夏徵舒五齊國書六麟七於晉侯著  
失民之咎於公子濕餘不發者從可知也文烝案獲爲不  
於挾顯公子之給獲餘不發者從可知也文烝案獲爲不  
與之辭惟施於兵獲獲麟不入例范非也此言獲不言  
以歸者傳例曰以歸猶愈乎執也秦非夷又非入滅晉  
君雖見獲可不諱也不言獲晉侯夷吾者名以韓之戰  
表獲既言獲可不諱也不言獲晉侯夷吾者名以韓之戰  
晉侯失民矣見補曰於此戰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民未  
敗而君獲謂不言晉師敗績但言獲晉侯是著晉侯之  
失民也言獲則師敗可知不沒其事之實特其立交不  
言敗若未敗然所以與宋華元盡衆相  
救之文相對又以別於蔡侯有釋文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也劉向曰石陰類  
陰而陽行將致隊落補曰疏引異義載穀梁說云隕石  
于宋五象宋公德少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  
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左傳曰先隕而後石何  
隕星也○隕異曰隕說文石部引作碩

賦曰今  
本玉新刊  
等字註  
理等加

也據莊七年星隕如隕而後石也知是石乃于宋四竟

之內曰宋補曰對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

之則石察之則五補曰疏曰范取公羊為說碩字說文

碩字張揖讀為碩是石聲之類劉知幾曰聞之隕視之

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

是月六鵬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曰鵬陽也六

疏引鄭君云六鵬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

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董

仲舒劉向賈逵皆曰鵬水鳥孔穎達引考異郵云鵬者

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又引洪範五行傳曰鵬者陽

禽文烝案莊子曰白鵬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

彪曰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左傳說此曰風也五行傳曰公

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撰異曰公

羊音義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淳纂例曰是公羊

作提誤也孔廣森讀从提鵬依唐石經作說文此字左

鳥右兒引春秋傳六鵬退飛或作鵬鵠今字多作鵠穀

梁公羊皆然左氏音義鵲本或作是月者決不日而月

也同欲著石日鵲月故言是月若不意蓋魯史本亦書日君

子改言是月公羊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孔六鵲退

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六鵲退飛則鵲徐而察之

之則退飛補曰先後耳目之義與公羊同故注全用公

羊語大戴禮夏小正傳曰先言鵲而後言鄉者何也見

鵲而後數其鄉也先鳴而後鵲何也鵲者鳴而後知子

其鳩也小正文多如此則春秋此等之文因乎古數子

曰石無知之物鵲微有知之物補曰微小也夫知者施

鵲則一無知一小有知矣若謂石已非星其本是星鵲

以風化還以風退則皆非耳目所及亦不可言有知無

知也是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論而石無知故曰

之補曰二十二年傳曰日事遇朔日朔之鵲微有知之

物故月之沙鹿無崩道而崩則日梁山有崩道而崩則

不日也此夫子自述之言明日月君子之於物無所

之例有所加損此為損則彼為加矣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補曰此君子是夫子汎論也論語曰君子名之而巳矣此所謂正名董仲舒說聖石鵠且猶盡其辭而

人正名於言無所苟即引此經況於人乎無知鵠微有知人則自孩提之良知不特也石

知者之無不知皆靈於物者也物有差別猶必不故五

荷記錄人事更當何如此通明春秋脩辭之意王引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申之為高也舉也舉王道者劉軻所謂三代聖王死而舊作王法之書此素王之說所自起而公羊家黜周王

魯之謬言亦萌牙於是焉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云五石六鵠之辭

不設則王道不舉者務大而緩小學者之事也即小以見大聖人之心也耳治王之異無知有知之分其稱

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故春秋王法不越乎此亦猶關雎

興於鳥鹿鳴興於獸乃冠風雅之首皆孔門之教也羅願駁穀梁以為遺辭適宜安取王道不考甚矣此六句

亦夫子之言與十九年梁公傳皆見一經大指在左氏  
 則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在公羊則曰君子制春秋之義  
 以俟後聖在傳則直曰民所聚曰都補曰國所治處衆之  
 述聖言也學者詳焉又曰都大也文九年傳曰都聚爲  
 訓廣雅曰都聚也又曰都大也文九年傳曰都聚爲  
 大義近都京意同故左傳葛因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  
 王子朝曰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是京師稱都猶諸侯之  
 國都故風俗通曰天子治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廣雅  
 又曰都國也引伸之下邑民居衆者皆曰都亦取聚義  
 以明大於他邑故古稱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周禮四  
 井爲邑以至四縣爲都其等差猶是也傳不言  
 爲王者後記異又不言故宋者略之從可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之季友桓大夫曰卒正也補曰疏曰

益師明其有罪此則稱公弟叔仲賢也舉中言之弟者  
 顯其得正故兩明之稱公弟叔仲賢也補曰叔也仲也  
 貴稱字以表德故足明賢此文及公弟叔仲賢是也此不  
 如叔仲稱弟者疏曰季子雖賢兄已卒也公羊於此亦  
 曰賢也陸潛開於師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佐閔  
 立僖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  
 卒褒之明其得反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公  
 孫合道之義也

繫君為號至親者也奪其親辭是為疏之仲遂仲嬰齊是也疏曰傳因季友之賢發起其例

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補曰疏曰又發之者以其名而不字

又非罪非賢故重發之文烝案魯比三喪於禮皆為父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補曰杜預曰臨淮郡左右董仲舒曰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董義未

知何據賈陽穀為諸侯皆至公羊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補曰英氏猶潞氏也陸渚

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滅氏以氏配族也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簫及不念伯氏之

言以氏配字也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月者既為齊諱文從孰滅之桓公也何休

有承注一

三

曰以言滅知非內也文烝宰文與伐何以不言桓公也

英氏相接明是齊人矣左傳非也補曰承上齊人言滅則是

滅譚稱齊師為賢者諱也桓公可知故可為諱凡諱

皆不沒其實也蕭楚曰滅傳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

陽言遂今不言遂知是諱文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

桓公知項之可滅也易可滅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

也霸者存恤鄰國抑強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補曰注

者有不可滅之義而何為滅之乎桓桓霸功已成故言霸

但見項有可滅之勢遂忘此義耳既滅人之國矣何

賢乎補曰滅是惡事君子惡惡疾其始終絕其始則得

疾其初為惡之善善樂其終樂賢者終其行也邵曰謂

事不終身疾之善善樂其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補

曰兩注各前說皆本何休邵兩說則又公羊惡惡短善

善長之說也古之教者長善而後救失古之學者克己

所以復禮聖賢論善桓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

惡之際往如此謂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衛已亡

之諱也善補曰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衛已亡

之諱也善補曰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衛已亡

之諱也善補曰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衛已亡

之諱也善補曰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衛已亡

之諱也善補曰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衛已亡

之諱也善補曰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衛已亡

之諱也善補曰存亡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衛已亡

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魯地○撰異曰卞俗弁字陸

語曰魯有弁費

九月公至自會

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

故往還皆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與上十五年同此較上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據二

年晉侯夷吾卒不書日補曰不得獨其不正前見矣

據夷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日其不正前見矣

此則言其見於前者兩處發傳餘從可推公羊哀三年

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其不

春秋注十

看



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莊九年齊  
小白入于

齊貶不稱公子虛國謂齊無  
人傳例曰以國氏者嫌也

僖補注十終

大二千二百廿六字  
小萬六千百十四字  
附注十六字